

“捎脚”：岁月的温暖辙印

□ 卢金增

“捎”，在汉语字典中是捎带、顺带之意，以它打头的词语，像捎信、捎带、捎货、捎脚等，各有各的烟火气。而“捎脚”，指车船等运输工具顺便载客或捎带货物，就着方便捎带人或物品，字里行间透着生活的质朴与温情。“捎脚”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恰似生活中温暖的注脚，见证着人们在岁月长河里的善意与热忱。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烈日灼灼的夏日，6岁的我即将随祖母去鲁西北垦利胜利油田(当年称“923厂”)职工医院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出发前一晚，在昌潍地区建筑公司机修厂工作的二叔告诉我们：“这些日子，俺公司的车跑胜利油田，我让开车的司机把您娘俩捎一程……”简单的话语，为我们的行程铺就了便利之路。

次日清晨，潍坊市东关东门外，晨色微明，空气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在司机师傅的热心照应下，祖母拉着我，踏上了开往垦利的卡车。一路长途颠簸，三四个小时后，抵达车队卸货地点时，已是正午。彼时，正值胜利油田开发大会战的关键时期，沿途车水马龙，各类车辆往来穿梭，那是一场建设热潮的生动写照。

据资料记载，1965年1月25日，在今东营市垦利区胜利村，32120钻井队打的坨11井，发现了85米的巨厚油层，试油日产1134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吨油井，“胜利油田”由此得名。自1964年2月开始，全国石油行业的精英们奔赴东营，投身石油大会战。来自天南海北的工人汇聚于此，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也塑造了独特的“胜利性格”与“石油方言”。那是奋斗者们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独特文化印记。

那时，民间通讯极为不便，除了书信联系再无他法。祖母紧紧捏着父亲寄来的信封，信封上“寄信人”一栏清晰显示着父亲参加胜利油田开发会战的工作地点，那是我们寻找亲人的指引。

烈日高悬，酷热难耐，祖母迈着小脚，牵着我站在崎岖不平的马路边，向过往货车招手：“俺娘俩要去垦利看亲人，您能捎捎脚吗？”祖母大声询问停下的货车司机。好心的司机师傅爽快答应，祖母赶紧把我抱进货车驾驶室。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父亲的驻地，父亲从野外油田开发工地的帐篷出来倒水，看到我和祖母突然出现，满脸惊喜：“你们俩个是咋来的？”

父亲后来回忆，胜利油田会战时期，他作为会战指挥部医疗队的一员，和石油工人一样，住着“地窝子”帐篷，在盐碱滩上用石块支起铁锅烧水做饭，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1962年9月23日，32138钻井队钻探的营二井日产原油达到555吨，为当时全国最高产量油井，为保密起见，胜利油田称为“923厂”。这个日子，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胜利人”的心中。

若干年后，祖母回忆起这段经历，总会感慨，那个年月，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在路边招手搭车，让司机“捎捎脚”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质朴又温暖，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1985年夏天，我假期结束返回部队。父亲在家乡公路边，招手拦下一辆拉着货物行进的拖拉机。当说明要搭车“捎脚”赶往火车站时，司机师傅痛快地答应：“我正好去火车站送货，上车

吧。”拖拉机行驶在崎岖的沙路上，伴着“轰隆隆”的马达声，我横坐在司机身边，怀里抱着不大的旅行包，尽管身子随着颠簸上下起伏，但心中很是满足。三四十年前，机动车驾驶员看到有人招手搭车“捎脚”，都会毫不犹豫地停车，没有顾虑，也不收取任何费用，那是一个纯真洒脱的时代。

时光流转到两年年初冬的一天午后，我驾车行驶到济南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路口，寒风中，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在路边张望。

“需要搭车吗？我可以捎你们进城。”我摇下车窗询问。中年妇女打量着我，有些犹豫。“你不用担心，我就是顺路捎带你们进城。”两人上车后我得知，她们从东营乘大巴来济南探亲，为节省中转时间，提前在高速路口下了车。半个小时后，我把她们送到了历城区花园东路某小区。

“您是一个好心人，谢谢您把我们送到了亲戚家。”中年妇女感激地说。

从过去搭车的不设防，到如今主动伸出援手，“捎脚”这件小事，贯穿岁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暖。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人性的美好从未改变，始终在生活的缝隙里熠熠生辉，温暖着每一段旅程、每一个平凡日子。“捎脚”传递出的爱与善，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生机与希望。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长清湖的风

□ 卢永恒

长清湖的风
吹化了明心湖的冰
撩动一汪春水
吸引了唧唧鸟鸣

拨开经垂杨柳的心弦
把新衣的翠绿染得愈发鲜明
翻开座椅上的书页
将朗读声传播得更远更清

长清湖的风
吹醒了明德楼前的青草
穿透了七年韶华的光影
受教于智慧教室 锤炼于模拟法庭

奔涌进天地书声
微拂东五层法律角的窗棂
吹散了求知的迷茫
丰润了稚嫩的心灵

长清湖的风
掀开了书包里的学生证
斑驳了师大的印章
护送到校史馆的展厅

镌刻了记忆
吹启了征程
凝聚起攀登的底气
激励学子铭记校训夙夜远征

长清湖的风
在耳边回旋 飞舞 轻鸣
沉浸于离别后的重逢
诉说着依依不舍的深情

拉下了黑夜的幕布
吹亮了万里归途的灯
储足了丰厚的给养
守护着桃李天下 满天繁星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办 案 札 记

一件“小案”里的情理法

□ 王佳丽

“8500元，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啊！”面容憔悴的张某趴在调解室的桌子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

这是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张某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经交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对方车辆维修后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赔付后向张某代位求偿。

起初，调解员认为，该案案情简单、争议较小，应该很快就能化解，然而多次拨打张某电话，张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在多番劝说和引导下，才最终同意到法院当面调解。

从见到张某的第一面起，调解员就敏锐地察觉到，面前这个面容憔悴、身形佝偻、十分拘谨的张某，并不是故意拖延还款，背后可能另有原因。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先向张某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告知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谁料，张某却突然情绪激动，语无伦次地描述着事故发生经过及交警处理情景。原来，在张某看来，他驾驶三轮摩托车转弯，对方车辆从后面撞击他的车，应该对方全责。再加上面对交警时内心过于紧张，没有看清《事故认定书》内容，也没有进一步询问和了解，因此，张某一直认为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耐心向张某解释《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以及对方车辆已经维修、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情况。至此，张某终于明白自己确实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张某自身残疾，没有稳定工作和住所，日常多以捡废品为生。去年读高中的儿子因意外受伤，更是借了不少钱，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如何在法律和温情间寻求契合点，做到情理法相交融？调解员首先安抚了张某的情绪，同时联系原告代理律师以及原告某保险公司威海分公司，协商费用减免问题。然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只争取到了2500元的减免，这也是该公司所能给予的最大限额。

在得知这个结果后，张某仍觉无力承担。调解员一边安抚张某，一边继续与保险公司威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详细告知张某情况，并上传了张某双手残疾的照片，希望他们可以据此向省公司提出申请，上调减免额度。

就这样，调解员频繁往返于法院和保险公司之间，一次又一次地与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费用减免问题，并最终为张某争取到了4500元减免。

面对4000元的还款数额，张某情绪明显缓和了不少。调解员趁热打铁，耐心为张某分析，如果不能成功调解，案件就要进入诉讼程序，除了要承担8500元维修费外，还得承担一定诉讼费用，并且往来法院参加庭审，也会影响工作和生活。

一番“交心”的沟通后，张某当即表示同意调解，但希望能够分期付款。调解员深知，当下这种情况，一旦达成分期付款协议，极有可能还要进入执行程序。于是，再次对张某进行释法明理，张某也明白了调解员的“良苦用心”，当场筹措了4000元，转到了保险公司指定账户，纠纷得以在诉前圆满化解。

临走前，张某还一直和调解员说：“真的谢谢您，您让我觉得，这生活还有盼头……”

（作者单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温情“云执行” 延续亲情纽带

□ 刘磊

2月21日上午11时整，我怀着激动的心，打通了远在异地申请人的视频，讲明案件和解方案，在听到“同意”两个字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不仅是一次云视频的执行，更是一份亲情延续的证明。

案件还得从2024年12月底说起，像往常一样，我接收到一批执行实施案件，其中有一个案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卷宗厚重沉闷，我本能地觉得这个案子执行可能会有难度，仔细翻阅卷宗，案件经历一审二审，仅判决书就长达59页。案件表述中，范某兄妹三人之间为父母的遗产和去世前的赡养问题而争执不休，矛盾激化，最终经历司法程序，分割财产，申请人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房屋折价款107万元。

案件进入程序后，我立即着手查阅审判卷宗，向其诉讼代理人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心态。后经查控，被执行人范某名下房产系其继承的遗产，采取强制措施可能会加剧亲情关系的裂痕，首先看是否能以和解解决。在传唤问及范某及其妹妹时，双方抵触情绪严重。范某表示，几年前继承的房屋因市场行情房价下跌，没有能力偿还全部的钱，且与妹妹之间还有一个不当得利的纠纷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要求延期执行案件。范某妹妹则表示，范某有钱不给，对范某已不再信任，案件经过4年的时间，被折腾得不想再调解，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双方决绝的态度让调解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面对此种情形，我向有经验的法官征询意见。法官告诉我：“执行工作很特殊，需要把握执行的尺度，这个案件调解作为第一原则。”结合以往的执行经验和本案实际，我决定用亲情作为纽

带来解决，毕竟亲情是没有办法割舍的情感。“不行就寻求第三方介入调解，让公证处调解员参与，推动案件的进展。”我心里默默想着一个个解决方案，在确定好方案后，联合岱宗公证处调解员调解，趁着春节前看能否调解成功。可惜在经过多轮调解后，依旧没有成功。

春节后，范某妹妹去往广东，短时间内不再回来，这让调解工作又一次陷入僵局，仅靠一次次的电话沟通，无法及时直观地了解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从而就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释明和情感疏导。为免除申请执行入路程奔波，我和公证处调解员通过视频、语音，多次与范某妹妹沟通，她也渐渐与我敞开心扉去谈一些老人去世之前的事。“哎，老人去世前我一直在身边照顾，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但没想到兄妹之间打官司……”范某妹妹在一次次的通话中对我们的调解工作也慢慢从拒绝到逐步认可和接受，最终双方在法院和公证处的见证下，经过一次次修改让步，终于达成一致。在最后阶段，为减少申请执行人诉累，通过云视频确定最后的和解方案，并督促范某按期履行，双方纠纷一次性解决，也为两方亲情延续付出了一份力量。

执行并非冰冷的“铁腕手段”，更需要用司法温度守护人间真情。这起案件的执结，让我对执行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名执行人员，在坚守公正司法的同时，也要追求人性司法，做到法、理、情兼容，用心用情处理每一起案件，再难的执行坚冰都能用真情的温度去融化。

（作者单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想起当年农村的汽灯

□ 郝效德

节目，每次都少不了用汽灯。那时，看戏的人多、场面大，戏台上总是要挂两盏汽灯，灯光通明，观众对台上的演员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只挂一盏汽灯，万一风大将灯罩刮坏灯就会熄灭，导致全场黑暗，引起台下一片混乱。

但大队的汽灯也不富裕，如果村里没有或只有一盏，那就需要到外村借用。

那些年代，汽灯还真为人们的照明尤其是为农业生产立下过汗马功劳。记得当时农村各项农田基本建设，突击任务重，大队党支部、团支部和生产队，常号召组织党员、团员及青年、妇女开展像泣血杂肥、垫沙滩、垒河坝等夜战突击活动。当时没有电灯，唯一的依靠就是汽灯照明。队长在干活的地方用三根木头扎起一个高高的三角架，把一根钢筋的两头弯上两个钩子，一头挂在木头上，另一头挂上汽灯。汽灯点燃后，发出耀眼的白光，方圆几十米之内亮如白昼，啥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的人人穷志不短，生活不好精神好，忠诚实在有干劲，晚上经常自发或有组织地开展一些义务劳动。推车子、担担子、挖土方、填壕沟、砌石砖、修水渠，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挑

灯夜战。且不要报酬，不图回报，只讲贡献，垫平了一个个壕沟、修起了一道道水渠，汇出了一池池土杂肥……当然，这些成绩有一半功劳属于汽灯照明。

农村办喜事，尤其是娶媳妇都要个场面，有些人就找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借用一下汽灯，一则照明效果好，更重要的是讲排场、争脸面。都是一个大队或小队的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干部们抹不下脸去拒绝，全当是为乡亲们贺喜了，就都爽快地答应。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真的没想到时代变化这么大。记得不几年功夫，农村就村村通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汽灯自然就被淘汰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惋惜，只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更新换代是历史潮流。

我想，如今能知道或记住汽灯这个名字的人，都已步入老年行列，而这些人想起用汽灯的年代，就会想起那些蹉跎岁月，感慨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作者单位：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莱芜区大队）

深夜派出所为迷途者点亮明灯

□ 周赞

对于宋女士来说，这一次的彻夜长谈无疑是对她即将垮塌的心灵的一次莫大救赎。“没有那天晚上的疏导，我可能真的就挺不过去了。”

“派出所工作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的尖刀，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前沿阵地，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重要窗口。”东六路派出所负责人郭鑫说。

对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东六路派出所一贯着重聚焦于此，这是对部分风险源头的究根稳控，也是对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有力维护。不仅来源于110警情，12345热线、社区信息交互等信息渠道同样重要，对于每一起矛盾纠纷，派出所都会做到“每起必问”“每起必管”，固化“三级管理”机制，确保化解到位不

出事。事后紧盯矛盾纠纷跟踪回访工作，掌握后续最新动态情况，并针对性地开展相关预防工作，防止已化解的矛盾纠纷出现反复，进一步巩固调解成果，做到案结事了。

2月13日，宋女士专门来到东六路派出所向当时帮助她的民辅警送上致谢锦旗。半年过去了，她将自己调整到了最好的状态，工作生活完全回到正轨，她认为这一切向好缺少不了东六路派出所民辅警对她的向上托举。

在这个城市里，派出所的灯24小时常亮。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人间百态，也时常在黑夜中为迷途者点亮明灯。

（作者单位：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开发区分局）

种下一棵树，许愿永恒

□ 荣国华

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树，比人类早到地球3亿年。地球上现存树木总数约为3.04万亿棵，60065种，占据陆地1/3面积。

它们静默地俯瞰人间，100米高的北美红杉和4500岁的古柏，分别是世界上已知最高和最长寿的树。它们是氧气工厂、是雨水的调停者、是生命的庇护所，有了它们，陆地上的生命才有了家。

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可树是否也曾羡慕人类？

我们爱了可以互相拥抱，厌倦可以彼此走远。能奔赴山海，能在爱与被爱中热烈生长。而它们深爱风，却无法追；渴望雨，却无力求。只能将心事刻进年轮，与时光一同老去。但是当我们在喧嚣中疲惫不堪，是否也会向往它们内心那片不受纷扰的净土？

或许，我们与大树，本就是在不同维度的生命轨迹上，相互遥望，彼此艳羡。人与树的相遇，不过是自由与永恒的彼此成全。

文学里的树，扎根土地，生长成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

亭亭如盖矣。”归有光《项脊轩志》，寥寥数语，勾勒出枇杷树下的思念绝响。

“我必须是您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您站在一起。”舒婷笔下的橡树，是拒绝攀援和依附的独立宣言。

“如何让您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席慕蓉笔下一棵开花的树，怀揣着对爱的执着与虔诚。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茅盾笔下的白杨树，傲然挺立在西北黄土高原。

“我怀念从故乡的后山流下来，流过榕树旁的清澈的小溪。”故乡的榕树，是黄河浪乡愁的寄托，成为故乡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纽带。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笔下的青松，是坚韧不拔的象征，是气节的赞歌。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笔下的枣树，孤独而倔强。他也一直记得，百草园里那棵高大的皂荚树，还有曾经去寻蝉蜕的桂花树。

《诗经·小雅·小弁》中写道：“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解释说：桑、梓二木，古者五